

特稿 | 既是摆渡人又是送餐工 市民互助守护江城

财 china.caixin.com/2020-02-24/101519350.html

【财新网】（记者 赵宁 萧辉 汪苏 丁捷）2月17日晚10点，30岁的志愿者司机喻巅送完最后一名护士，匆匆回到家。这是喻巅连续跑车的第24天。1月23日10时起，武汉“封城”，迄今一个月。昔日繁华喧嚣的江城，将滚滚人流、车流、商品流收起、锁住。整个城市背水一战。

但是，城市的生命通道不能断。危急时刻，留在城中的900万武汉市民迸发出巨大能量，自救救人，守望互助。政府和民间协作，织成一张非常时刻的应急网络，坚守，用最大的耐心和毅力，等待城市“解封”的那一天。

民间“摆渡人”

喻巅原是武汉私企一名职工，兼职做过顺风车司机。1月22日凌晨，武汉“封城”前一天，喻巅彻夜难眠。疫情来势汹汹，当晚他就在网上搜集信息，想做志愿者。“封城”当天，他加入一个接送医护人员的团队，除夕夜开始跑车。

据财新记者不完全统计，至少有上千名私家车司机组建数十个民间车队，送医护人员上下班，给家庭有困难的市民送急需物资。

45岁的志愿车主高宇也是其中一员。他每天在武汉各个城区间穿梭十多个小时。送医务人员上下班成为武汉封城后高宇的日常。吃饭、睡觉很不规律，一切围绕着医护人员用车约单转。高宇曾经在凌晨三点接送一位医护人员下班，回家补个觉，早上七点又去送下一单。

1月23日，武汉市新型肺炎防控指挥部连发五个公告，宣布关闭机场、火车站、长途客运离汉通道，在市内停运全市公交、地铁、轮渡、网约出租车，少量巡游出租车实行单双号限行。

“没有私家车的医护人员出行怎么办？”高宇告诉财新记者，他看到政府公告第一时间就想到医护人员出行问题。高宇的妈妈是一名医生，他自小对医护人员有亲近感，在这个非常时期必须为医护人员做点事。“城市交通停摆了，医务人员的工作不能停摆，我们志愿车夫来做摆渡者。”高宇说。1月24日，高宇拉起一个医护人员出行微信群。

当日中午，高宇接了第一单活，送一名急诊科医生上班。没有护目镜，没有防护服，高宇戴了口罩，又戴上摩托车头盔，开了四扇车窗，高宇依然有点紧张。医生下车后，他迅速用酒精给车消毒。如今高宇装备齐全——防护服、护目镜、口罩，接待医务人员驾轻就熟。

急诊科医生非要给高宇钱，高宇拒收。“医生冒着生命危险在一线，我们冒着生命危险送医生，这不是钱的事。”

第二单活是一个交警朋友打来求助电话，一名医生回安徽老家过年，除夕当天被单位蔡甸区人民医院紧急叫回武汉。医生在汉口火车站等了一个多小时都没有叫到车。高宇赶紧过去，把医生送到郊区蔡甸区医院。

第三单活，接送的医生说，戴的N95口罩已经连续用了一周了，因为科室紧缺口罩，他们只能拼自己的抵抗力。高宇边开车边流泪。

除夕夜，高宇妈妈叫他回家吃团年饭，高宇不敢回家，谎称在外面和朋友一起吃。交警朋友给他煮了十个饺子，他在小区的停车场吃了这顿简陋的年夜饭。大年初一，高宇早上六点起床，又开始接送医务人员。

当天晚上，送完医务人员，他又接了一个不载人的单子，一位医生感染了需要隔离，急需一个雾化器。高宇跑了两个地方把雾化器送给医生的同事。心里祈祷这位医生快点好起来。

连续多日在外奔波，高宇妈妈察觉出儿子“不对劲”。高宇向妈妈坦白后，妈妈急了。高宇告诉妈妈，一个搭乘他车的护士，封城那天，走了三个多小时才走到单位，她的另一名同事走了四个多小时才到家，一名儿童医院的护士在阴雨天骑自行车一个多小时才到医院。高宇妈妈不再劝阻，只是叮嘱儿子做好防护。

2月3日志愿者司机何辉感染去世的消息在车队中传开，一些人打算退出车队。高宇还在坚守，“我会坚持开，直到他们不再需要我的那一天。”他觉得自己身体底子好，“我不是头脑发热，我是评估过风险，依然愿意做。”

50岁的志愿者象哥（化名）在接送医务人员的同时，也帮有困难的市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

大年初一，象哥在微博上看到一个女生求助，女生的妈妈感染去世了，爸爸重症在医院治疗，需要加强营养。女孩买了20支人体球蛋白，但医院没有冰箱存放。有网友愿意捐一个小冰箱给女生，但需要上门提取。

象哥接下了这单活，从硚口区接到女孩哥哥，去城市的另一端取冰箱，再把冰箱送到青山区的第九医院，最后又把女孩的哥哥送回家，花了4个多小时。临走的时候，女孩的哥哥留下一个装钱的信封和一袋口罩。象哥留下了口罩。

2月3日，一个疑似重症患者在网求助，呼吸困难，住不进医院，只能在家里吸氧，氧气瓶快耗完了。病人联系上一家卖氧气瓶的厂家，但需要客户自己取货。象哥开车去取了氧气瓶，送到病人家门口。

象哥是一名老志愿者，参加过汶川地震救援。“志愿活动绝不能只凭一腔热血去做，尤其在瘟疫蔓延的时候，保护好自己是第一位的。”象哥记得，有一名孕妇曾来求助，他问孕妇感染了吗？孕妇说，感染了。象哥于是指导她向专业机构求助。

志愿者车队中陆续传出有人发烧的消息，象哥很不安，在护送医务人员出行的同时，他又发起项目，募捐防护用品给志愿者。“志愿者必须做好个人的防护，才能去帮助别人。”

滴滴、高德等打车平台也参与进来。一些志愿者接入了高德在武汉推出的“风韵出行”。志愿者司机接到订单后即可前往接送。志愿者们编写了“医护人员打车指南”。

学生也加入进来。付金康是武汉一名大四学生，回仙桃老家过年。他学习软件工程，被选为武汉护送医务人员出行QQ群的群主，群里有3000人，都是需要用车的医务人员和志愿者车夫。由于需求量很大，很快又开了个QQ群，高峰期他要管理4000多人。

付金康每天在手机、电脑屏前帮助对接医务人员和志愿车主，高峰时期一天接到上千条短信，在电脑前一坐就是16个小时，吃饭都是边吃边回复消息。他经常忙到晚上一两点才睡觉，睡梦中还会被求助电话、短信吵醒。“争分夺秒，为了能够帮助更多人”。

最近，付金康稍空闲，政府开通了更多公交车供医护人员出行。“政府做得更多，我们就能放松一些。”付金康称。

封城后的落脚地

凌晨突然宣布封城后，第二天早晨起来上班的医护人员面对的是一个几乎停摆的城市。

“很多医护人员没做好准备，每天两边跑，长途跋涉非常累。”肖雅星在武汉经营四家酒店，其中三家在医院附近。大年三十当天，肖雅星建起微信群，在朋友圈号召其他酒店加入“医护酒店支援联盟”，为医护人员免费提供住宿。

春晚刚播出十几分钟，魏敏给肖雅星打来电话，她的一位医院朋友急需住宿。魏敏加进酒店群，发现群里已经有十几人，发布了多个酒店住宿信息。她随即成为统计酒店信息的志愿者。

肖雅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酒店响应。“当天下午五点多建的群，到晚上12点，我记得非常清楚，是86家酒店加入。”到第二天晚上12点，已经有300家酒店。这些早期加入的，多是单体酒店和民宿公寓。有的酒店老板已经回了老家，不在武汉，但仍然愿意拿出客房。

有住宿需求的医护人员远超预期。酒店信息一出来，基本全部爆满，缺口量还很大。第二天中午，大型连锁酒店也开始进入。

“在人性跟危险面前，很多人选择了人性的一面。”魏敏说。

联盟提出无接触入住，医护人员直接进去，不去前台办理手续，彼此之间眼神交流。入住的人自己带四件套，没有人提供服务，只提供房间、热水，中央空调也不会开。

有些酒店员工不愿意这时候值班，老板就亲自上。从酒店开放至今，肖雅星的两间酒店里只有她一个工作人员。

前三天，这些酒店几乎没有额外的防护物资，消毒上只靠原有的装备。联盟物资组四处筹集，终于在初三找到一些消毒物资。

但压力并未减轻。“到初四、初五的时候真的都快撑不住了。”魏敏说，一方面是酒店开支，更急迫的是消毒问题。有些酒店因为没有工作人员，从大年三十到初六，一直没有任何消毒措施。

1月31日，联盟通知，此前上线的159家单体酒店、民宿、公寓和小型连锁酒店不再接待医护人员。1月31日18点前，将清空房间做消毒准备工作。

这批酒店下线后，医护人员住宿问题一下暴露出来，医院开始重视。一些医院开始与酒店协商征用，负责消毒。这大大减轻了酒店负担。肖雅星回忆，在医院开始陆续征用酒店三天后，政府也开始大面积征用酒店。

“大家撑了这么久，都不容易。”魏敏说，携程已经给这些酒店减免了一年的平台佣金。最早加入的这些酒店为医护人员和相关方提供了宝贵的缓冲时期，后期这一需求需要医院方和政府方接手解决，“不要一直消耗平凡人”。

医护人员的住宿求助信息至今仍在“武汉酒店医护支援”群里不断发布。疫情比肖雅星想象得严重很多，“当时的预料就是三四天，充其量五天”。现在肖雅星要做好酒店再接待一段时间的打算了。

为医生送餐

年三十晚上，邱贝文几乎一夜未眠，网络上消息说医生没饭吃，她睡不着，想到了自家餐馆。她在编写想为医生送餐的信息，删删改改，最终在凌晨4点多发了出来。“只要医护人员需要吃饭，无论哪个点，提前半小时打我电话，24小时在线”，“店里五个人不过年”。

这几个不过年的人都是邱贝文的家人，她和她老公，老公的弟弟和弟媳，还有公公和婆婆两人。第二天早上7点，就有医院打来电话订餐。电话连续两天从早到晚没停过。邱贝文没想到，订餐需求如此庞大。

更让她没想到的是，疫情远比她想象得要严峻得多，她第一次站在了疫情风暴中心。第一天邱贝文送了270多份餐，跑了多家医院。晚上她去汉口一家医院送餐，天下着雨，还没靠近医院，刺鼻的消毒水味道扑面而来，医院门口聚集着身穿防护服的人，“那一瞬间寒毛都竖了起来。”

那天晚上所有餐配送完已经是凌晨两点多。邱贝文赶紧把6岁的儿子送到了母亲家，“到现在我都没有见到我儿子一面”。

但送餐这件事，邱贝文坚持下来了。高峰期每天要做800多份，现在送400多份。在那种关键时候能把你所有恐惧都压住的，“是什么呢？是那些很需要你的人。他们看着你的时候眼睛都带着星星。”

她记得有一天她去洪山区的医院送餐，那天风刮得很大，对面走过来一个小护士，23岁左右的样子，后面还带着三个很年轻的男护士。他们穿得很少，应该是怕送餐的等久了，里面就穿了一件薄薄的秋衣，外面套着白大褂，戴着帽子和防护口罩。“她从远处小跑过来叫着我姐姐的那一瞬间，太深刻了”。

邱贝文送餐的行动经媒体报道后，有志愿者开始加入送餐。她的餐馆原是做海鲜烧烤的，没送过外卖，刚开业半年左右，前期投入三十几万，尚未回本，本指望春节期间能赚一些，但疫情打乱了一切。

大多数订餐，十几二十份的，邱贝文都不收钱，有的科室会主动付钱。碰到量大上百份的，邱贝文收一点，每份15块，“我不挣你的钱，我会把营养让你们跟上。”第一天，店里送的盒饭是土豆烧五花肉，胡萝卜烧牛腩，再搭配一份炒小白菜，饭装得满满的。

最怕遇到伤人的，觉得她做的都是应该的。但也有很多温暖的时候，“那种年纪很轻的，真的很天真的，就和我做这个事情一样，很冲动就去做这个事情。”邱贝文说。

易露家有四家日料店和烤肉店，封城后，两家离医院近的老店免费为医院提供工作餐。现在每天送餐量有四百多份。五六十个没来得及回家的员工，也一起帮忙。她和她老公，还有弟弟，负责送。

易露说，起初给同济医院感染科准备餐食，做了四五天，感染科的人自己来取。后来感染科就不再让他们做了，“他们生怕不好，还给我们送了两套防护服，他们已经很缺了。”

遭遇疫情，易露的餐馆同样艰难。有两家店是今年1月刚开，没几天就不得不关停。

沈女士四个月前刚刚开了一家牛肉面馆，离武汉协和医院很近。除夕开始，面馆免费为医护人员提供“过早（早饭）”和宵夜。直到2月1日，附近小区感染人数增多，她关了门。

随着餐馆和一些企业陆续加入送餐，沈女士说，医生的吃饭问题缓解了一些，“最艰难的是早期病毒爆发的时候，可能连方便面都没有”。

互助守望

疫情爆发后，武汉人张军也加入到物资大军，为多个公益机构和社会捐赠人协调湖北的各种资源。这是他第一次做志愿者。“医院物资不够，我们民间组织和个人，就得拼命去救。救他们就是救我们自己。”1月27日晚8点，武汉市民开窗齐喊“武汉，加油！”张军在窗口瞄了几秒钟，没有力气去跟他们一起喊，回到两台电脑前，“一边哭，一边把事情对接完了。”

张军发现，身边的朋友、老师、同学，拧成了一股绳，把多年积累的资源拿出来，去帮助医生。“很懂生活的人可能几天都没把自己打扮一下。不管男的女的，去搬货，去求着所有人，他们以前可能不会这样去放下自己的面子，就为了把东西送过去。”

章娅彤是一名非诉律师，也是武汉市义工联一支义工队的队长。封城后，她和义工联的伙伴，一直在为养老院、福利院等机构服务，“这种弱势群体所在的组织，我们是最熟的，我们主要就做这一块，帮他们送物资，或者是他们有需要的东西我们想办法协调，比如一些医疗用品。”

有时养老院有老人要去医院做透析，但没有车，义工联的志愿者就直接对接到武汉市的爱心车队。义工联服务人员遍布各个区，非常方便对接资源。疫情爆发后，义工联还发起了“加油武汉·抗疫互助信息平台”，为求助方和资助方搭建桥梁。

章娅彤觉得，疫情刚爆发的时候，明显感觉到准备不足，各方面都很混乱，但最坏的阶段已经过去了。事情最后平息一定是靠政府搞定，但在如此大的疫情面前，也要靠邻里、社区、志愿者的互助。

2月15日，武汉要求小区完全封闭管理，相当于要求所有市民自我隔离。但是，有一些社区、小区，因为种种原因，没有组织起来为居民买菜。部分市民面临断菜、断药的风险。

在接到市民投诉后，政府也将志愿者纳入解决方案。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，在全市招募专项志愿者，为所在小区居民服务，提供食品药品代购代送等服务。

章娅彤的家就在武汉著名的民俗文化街吉庆街边上，那里是武汉最有市井味的地方，原来天黑后大排档热闹得不得了，“歌声、乐器声、谈笑声，可以从街头传到街尾。”

如今的吉庆街静悄悄的。

章娅彤也被隔离在家，不过仍在线上对接各种需求。志愿司机拿到通行证仍然可以出去服务。小区居民组织起来团购买菜。

生活比以往艰难了很多，盒马等在线平台的生鲜总是秒光。团购也并不总是成功，物流有时走得很慢。一些市民并不确定，下一批生活物资补给，会在何时到来，已经开始给家人限量供应。

章娅彤觉得，大家心里更团结了，互相帮忙，“总比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的那种感觉要好很多”。

疫情拐点仍未到，江城营营闹闹“过早（吃早饭）”的景象，不知何时才能再现，但兵荒马乱的时候，过去了，抗疫战斗渐入正轨。整个城市都在努力。

“疫情过后，武汉相会。”成为外边的伙伴们和武汉市民之间最温暖的相约。□

财新实习记者张阳、曾美雅对此文亦有贡献

此文限时免费阅读。感谢热心读者订阅财新通，支持新闻人一线探求真相！成为财新通会员，畅读财新网！

更多报道详见：[【专题】新冠肺炎防疫全纪录（实时更新中）](#)